

风雪红松

短篇小说选

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
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
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
一个组成部分，作为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
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，帮助
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。

目 录

铁面无私·····	浩然 (1)
团结花开·····	飞雁 (12)
青石山上·····	于韶辉 (22)
区委副书记·····	姚克明 (30)
风雪红松·····	马贵民 (41)
鞭声清脆·····	飞雁 (47)
跟县委书记下乡·····	祝尧 (58)
战龙潭·····	梅红文 (67)
红喇叭·····	李军 (75)
奇 迹·····	曾溢滔 (82)
车行万里·····	曹勇骅 (90)
冲锋在前·····	谢瑞河 (104)
梁师傅·····	邵钧林 (115)
官兵之间·····	刘耀华 (122)
红 柳·····	于一丁 (127)
新 菊·····	新 周 (137)
选新生·····	李访贤 (144)
光辉的道路·····	刘俊生 (151)

铁 面 无 私

浩 然

在侯家住了一夜半天，连着遇上三件事情，使我对房东大娘的印象很不好。

我昨天从县城动身，赶到苇子湾大队，天色已经大黑，党支部书记张自生很热情地接待我，给我介绍队里的情况，最后还亲自把我送到老侯家。

这是三间砖瓦北房，西间早给我收拾好了，东间房东住。大娘去串门，只有一个名叫清明的男孩子在电灯光下做功课。他告诉我，爸爸妈妈都在市里工作，他和奶奶留在农村过日子。因为陌生和好奇，我很想跟房东大娘聊聊天，可是等了很久，仍不见她回来，只好回屋躺下。

我好几年没有下乡了，第一次有机会接触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贫下中农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；想着就要开始的新生活，就要碰到的新问题，就要得到的新收获，心情很激动；翻来复去，好不容易才睡着，忽然，又被敲门的声音惊醒了。

“同志，同志，你睡着了吗？”

我听出是一个老年妇女的声音，猜到是房东大娘，就要

起身开门。

外边的大娘又说：“睡下就别动啦。我起来看你好几趟，没动静，还当你干工作哪！”

我想，房东这样热情，应当让进来坐坐，就赶忙披衣下炕。

房东大娘接着说：“你要是不看书，不写字，就关了灯，别开着灯睡觉，浪费电呀！我叫你就为这个事儿，你再接着睡吧。”

她走了。我立刻拉灭了电灯，第二次入眠更加艰难。正在我睡得很香甜的时候，又被声音惊醒，一睁眼，发现阳光已经爬上窗棂。

房东大娘在我的窗前大声喊着：“谁叫你们翻我的墙头，摘我的桃子？熟透了吗？能吃吗？啊！”

一个男孩子用沙哑的嗓门回答她说：“您别吵啦，下回我不摘了还不行吗！”

“都给我掏出来！还有没有？那边那个兜。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弹弓子。……”

“弹弓子也得没收。一块儿给你们老师送去，让他看看，他的学生是用功念书呢，还是专门破坏群众纪律！”

接着是小孩子的哀求，房东大娘的固执和斥责，直到我穿好衣服出来，那个小男孩趁机跑掉，这场小风波才算勉强地结束了。

房东大娘五十多岁，个高，清瘦，大手大脚，也许是刚生完气的缘故，皱纹的脸上有红光，眉眼之间透着一种严峻的神情。她把两只半青半红的桃子放在窗台上，转过身，对我笑笑，问：“起来啦，睡得好不好哇？”

我也朝她笑笑，说几句初次见面的客气话。

房东大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就摆动着小蒲扇似的大手说：“谈不上添麻烦，更不是什么打搅我，千里百里来到苇子湾的同志都为革命，为革命就是一家人。用什么你就跟我要，我没有就给你去借，缝缝洗洗的东西，放到我那炕上就行了。”

我又自我介绍，说是来进行短期劳动锻炼，请她多帮助。

房东大娘听着，笑笑，又很认真地说：“俩人到一块儿，不会一般高，谁都会有长有短，要说帮，那是互相帮。写个信、念个报、讲讲国家大事，我求你的地方少不了。”

.....

就在这天晌午，又发生了第三件事情。

收了工，吃了饭，我回到住所，刚打开本子想写点笔记，又听见院子里大声吵闹。因为这回是两个人一起可着嗓子吵，声音又高又乱，听不出眉目，我就赶紧出来看看。

清明端着饭碗站在屋门口，我问他奶奶跟谁吵架。

清明说：“跟南院的，外号叫侯小手！”

我又问他，奶奶为什么跟人家吵架？

清明说：“小手到处伸，他那寨子几天夹一回，总往我们这边挤！”

苇子湾地势低洼，除了两条正街之外，不少人家的宅院都临着苇塘、靠着箭杆河的堤坡，窄小，又很不整齐。房东住的这一块地方，也挨着河堤，只有前后两家；两家近邻还这样不和睦，实在别扭。我想过去劝劝，又觉着没有多大意思，就犹豫犹豫地停在屋门口了。

看样子房东大娘刚从地里回来，肩上扛着小锄，一只手叉着腰，一只手比划，好象随时准备动手的样子。她继续地喊着：“你侵占多少地方啦？你安的什么心哪？你不给自己往怀里搂点儿，不苦害苦害别人，你就肝肺颠个、手心发痒怎么着？”

那个外号“侯小手”的老头子，小个儿，驼背，挺机灵。他的一只脚立在刚挖出的土沟里，一只脚蹬在湿土上，手拄着铁锨把，也用同样的气势跟她喊叫：“你口口声声说我侵占了你的地方，哪儿写着，哪儿记着？”

“先说说，西墙根那棵香椿树是我栽的不是？是，对吧？好，你睁眼看看，要是照你新挖的这条沟取直了夹寨子，那棵树跑到哪边去了？”

“那……那不就差半尺宽吗。”

“半尺？就是一寸地盘，一块土圪垯，也不能让给你！你把小手赶快给我缩回去没事儿，要不咱们就立刻找张书记去！”

“犯得上嘛……”

“你不认错，咱们就走！走，走！”

“我，我不跟你个妇道人家纠缠，把沟儿往我院子这边改改还不行吗。”

“你新挖的这个沟不能平！”

“我给你平上不好……”

“让你留着，你就给我留着！我要让干部社员们参观参观，分析分析，擦擦眼睛，长长见识！”

“老嫂子，前后院住着，何必呢？”

“不用收了硬的来软的，我全不能吃。告诉你，这是两种思想的斗争！”

“没完没了的，你不让我过日子了？”

“我让你过社会主义日子！咱们闲话少说，就这么办啦！”

.....

我回到屋里，心里有些别扭，想起昨天张自生给我介绍房东情况的时候，说了一句“那位大娘铁面无私。”我现在觉着，“铁面”确实，“无私”可不见得。为了给家里节省半度电，可以不客气地把没见面的客人从熟睡中吵醒；为了两只桃子，可以让一个小孩子那样的难堪；别人侵占了你的地方固然不对，既然已经认错，马上又改，还是不肯罢休，这未免太过份了。我不能这样早地给房东大娘下结论，可是，为了真正受到教育，熟悉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农民，将来用笔来歌颂他们，我希望找一个思想先进、品质高尚、革命精神强的好房东……。

下午，我又跟党支部书记张自生一起挠稻子，在田埂上休息的时候，我婉转地提出换一所房子住。

他看我一眼，说：“为啥换地方呢？侯大娘家人口少，宽绰、安静……”

我告诉他，我最近不写东西，主要任务是接触和熟悉群众。

他说：“比起党、团员和积极分子，侯大娘不一定算第一流，可是她有代表性，能代表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普通社员，特别是从旧社会熬过的老年一代。你看看这一类型人的

思想变化和提高，更能深一步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精神成果。……”

我只好坦率地说出自己对房东大娘的印象，并举出她跟“侯小手”争吵这件事情当例子。

年轻的支部书记忽然“哈哈”大笑，说：“梁同志，你的印象完全不正确呀，侯大娘爱惜她住的那所小宅院，这是真的。那小院子是过去的血泪史、冤仇账！原来院子跟房后边的苇坑一样低洼。侯家没有锥扎之地，更没有一个避风躲雨的地方。他们两口子，一个当长工，一个当奶妈，给地主白干了两年，答应给一块地方作为代价，结果呢，狠心的地主只拨给他们半个苇坑。两口子没办法，就白天给地主卖命，夜里抬土垫坑，一筐一筐，又干了两年，才垫到跟河堤一般高，压了个小窝铺，一家老小安了身……如今，这院子是我们大队对青年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实物之一。今天侯大娘跟侯小手争吵，还另有一层重要的意义。侯小手这个人，资本主义思想十分严重，‘一打三反’运动受到群众批判，如今又变了花样，寨子长腿，墙头会走，不仅占了侯大娘家院子，刚才我去看看，东边的集体耕地也被他占了不少。侯大娘眼光敏锐、警惕性高，她及时发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哇！我们准备明天晌午，在那儿开个现场会，让群众受教育，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……”

他的话震动了我。我相信他的话，而且肯定自己的看法完全错了。傍晚，我带着一种负疚的心情回到房东那个珍贵无比的小院子里。

大娘和清明正在摘桃子。两只小篮子都摘满了，地下还

堆着一些。

大娘两手忙着，对我说：“你吃吧，拣熟的。”

我问她为什么不等熟透了就摘。

大娘说：“本来想着再养几天，可恨它总是招孩子们淘气，这对他们的思想影响不好，摔着他们更麻烦。别以小害大啦。”她提着篮子从树下走出来，又对清明说，“你把这篮子给东头五保户的王爷爷送去，这篮子我送给军属刘奶奶。”

这娘俩每人挎着一篮子大桃，高高兴兴地离开家，一直很晚才先后回来。大娘一见我在她屋里写笔记。就说，“你把小桌子搬到那屋写去吧，这屋里清明做功课给你搅乱。”

我说跟清明伙用一盏灯，以便节约用电。

大娘笑着说：“该用就用，该节约就节约，别太死板喽。”又说，“咱农村跟城里不一样，一个大队就一个总电表；有那么几家，觉着反正是按灯头交费，撒开手浪费，实在不应该；说了他们几回，也注意了。你看，如今咱乡村一个劲儿建设小工厂，机器也不断增多，到处需要电力，应当节省些，供他们用。这才是全局观念。……”

大娘象说一般家常话，自自然然，没有半点表白自己或是教育别人的意味，我听着，心里却忍不住地激烈跳动。我对她那些所谓的“印象”，到此完全翻了个儿。大娘的确是“铁面无私”的公社社员，我遇上了一个好房东。同时，大娘表现在日常生活上的这些行为，又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思想上的灰尘，照出我对今天中国农村的普通劳动者崭新面貌的十分无知。人民公社又前进了，又变化了，这些我已经见到许多，而最惊人的是人们的革命精神大发扬。我要加紧

地改造，向他们看齐。

三天之后，闹了一场暴风雨。雨过天晴，地里进不去人，大娘到“社员哲学小组”去学习。我跟清明一块在菜畦里整理被风吹歪了的黄瓜架和西红柿秧子。我们干着干着，猛听得房院后边传来一片鞭子声和呐喊声。

清明一楞，说：“糟糕，又陷了车！”说着，就往外跑。

我也跟了出来。

这里是一条新修的小公路。它从正西伸过来，跨过箭杆河上的便桥，到我们的西院墙外边，往正北拐，又顺着北墙往东拐，再顺着东墙往南拐，最后才能朝正东的新建小工厂和粮库直伸出去。这段路因为有两所住宅隔阻，象一个“弓”字形。房后边这一节儿路更不好，南边是我们的后房山，北边是苇塘，因为低洼，不仅雨后存水，苇塘的水也常往外漫，所以非常泥泞。

果然，一辆拉木材的大马车陷在这儿了。车把式急得满头大汗，使劲儿摇鞭子喊叫，驱赶着辕里和稍子上的牲口，另一个人正帮着掀车轱辘——这人身子几乎伏在泥水的地面上，因为用力，白褂子紧紧地绷在背上，肩头撕裂开一个大口子，汗水和泥巴中还渗着一片鲜红的血迹。……

清明喊叫一声“奶奶！”就扑过去帮着推车。

我也奔过来，这才发现推车的人正是我的房东大娘。

大娘抬起头来，抹一把汗，大口地喘着气，急忙地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俩替替我，往上掀着这个轮子，可不能松手；一松手，轮子再往深处陷，辕上的牲口就危险了！”

我们两个接替了大娘。

她跑回家，一会儿又跑回来，扛着一扇门板，提着一把铁锨，到跟前，扔下门板，飞快地舞动着铁锨，在车轮子前边猛挖猛铲；接着，又朝那个又着急又感动的车把式喊，“别管牲口，快，把门板往我挖过的地方垫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！”

车把式把门板伸进车轱辘前边之后，大娘又对他说：“你去顺顺牲口，让它们稳稳神，养养劲儿”，又对我和清明说，“我在这边，你们在那边，听我喊一，二，三，到了三，车把式赶牲口，咱们三个往上推——千万要把劲儿用到一起，只要车轱辘上了门板，就行啦！”

面对这一场战斗，我当时是眼花缭乱的，如今叙述起来，更感到笔拙词穷。简短地说吧，正当支部书记张自生带着几个社员赶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们在大娘的口令声中，一齐猛用劲儿，车轮子“嗖”地一声，滚到了门板上。

车把式转忧为喜，这才顾上说起感激的话。

张自生说：“不用谢，这是我们应当做的。过几天，我们要想尽办法，把这段路垫起来，多难也要垫；不然将来跑汽车更危险！”

车把式又找我的房东大娘的时候，已经不见她了。

这件事情发生后的好几天里，我发现房东大娘情绪显得格外沉闷，出出进进总象想什么心事的样儿。

一天早晨，我被窗外的一种奇怪的声音闹醒。我爬起来，披着衣服出门一看，立刻楞住了。

房东大娘和清明正在院子里锯那棵大桃树。娘俩一边一个地坐在地上，拉扯着小锯；那闪着银光的锯齿，啃咬着紫红的树干，金黄色的锯末子，象面粉一样流出来，堆在树根

下……

我慌张地问，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一棵桃树锯掉。

大娘朝我笑笑，还没容她说话，那棵茂盛的桃树已经“哗啦”一声倒下了。折枝碎叶摔满院子，砸塌了黄瓜架，压平了西红柿秧，没有摘净的几个桃子，四处乱滚。

大娘这才站起身，拍打着衣襟上的锯末，对我说：“咱们不是正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吗？这叫不破不立，破字当头，立在其中呀！”

我被闹糊涂了。

大娘又对我说：“你快去刷牙洗脸吧，一会儿帮我把这些菜秧子啦，树枝子啦，清理清理，我借来了两把镐，一会儿咱娘仨好扒墙头……”

我不仅糊涂，而且很吃惊。

大娘喊着：“别楞着，快行动吧，噢，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呀？是这样。我看房后那条道没法儿垫，硬垫，队上费工多，也长久不了，车来车往的，连续拐硬弯，总是麻烦，又有危险。我要让出咱这半个院子，把大道取直它！……”

听了这番意思，我的激动心情和对房东大娘的崇敬是无法形容的。因为事情来的突然，来的出乎我的意料，竟然很愚笨地表示：破了这个院有点可惜，能不能另外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

“铁面无私”的大娘，听了我的话，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，又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为了让革命的大道畅行无阻，慢说这点小家当，就是割身上的肉，也应当高高兴兴地干哪！”

大娘的话，一下子点亮了我的心，我勇敢起来了。帮着

大娘做了她要求和希望我做的一切。

东西两堵墙扒开了，大道从院子穿过，连结成笔直的一条；石块铺在底下，坯土垫在上边，平整而坚固。

大车的鞭子响，汽车的喇叭鸣。

房东大娘象一个指挥官，英姿勃勃地站立在桥头，伸着大手，高声命令：“朝这边，照直走！”

大车、汽车，排成大队，从院子穿过，直奔太阳升起
的正东方！

团 结 花 开

飞 雁

在沸腾的海河工地上，处处是火红的旗帜，处处是雄壮的战歌。一个个朝气蓬勃的治河民兵，拉着土车飞跑，上坡好似虎登山，下坡好比龙入海，你追我赶，热火朝天。沸腾的工地，多么壮丽呵！

而更美的，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，遍地开放的团结治水的花朵！

根治海河战地球，
要让洪水顺手流，
为了埋葬帝修反，
加油加油再加油！

这四句口号，是我们连在团的誓师大会上提出来的。我们连全体指战员，为了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的战斗号召，劲头就甭提多足了。革命竞赛热火朝天，施工速度突飞猛进。最突出的是一排和二排。两个排兵强马壮，算得上旗鼓相当。一个是长了翅膀的千里马，一个是流星赶月的火车头，施工速度都快得惊人。一排一马当先，二排奋起直追，你追我赶，各不相让。

说起来，这两个排还有一段由后进到先进的转变过程哩！那是他们刚来工地的时候，开工不久，两个排之间就出现了界墙。副连长老王可为这事伤脑筋了。他急得团团转。找一排吧，一排长王二虎说不是他们排的事；找二排吧，二排长李大牛说也不是他们排的事！老王没办法，还是走旧辙——用尺子量量吧！结果正象民工常说的：“发现界墙用尺量，越量墙越长！”

老王叹了口气说：“这界墙一不是一排的，二不是二排的，大约是我老王留的吧！”于是，他赌气自己单枪匹马地拉起界墙土来。他累得满头大汗，可是压在心上的石头却比那一车土更沉重，心想：“为什么老马在家的时候，出现了界墙能及时拆掉，问题到了我手里，就变得这么复杂呢？真奇怪！”

说老马，老马到。只见连长马志坚挑着一担热气腾腾的开水，眉开眼笑地朝这儿走呢。这下子可把老王给喜炸了，他扔下铁锹迎上去，紧紧地握住了老马的手。

连长马志坚，墩墩实实的个子，结结实实的肩膀，挺挺实实的腰板，朴朴实实的脸膛，一看就是个实实在在的人。这个在旧社会里拖着枣木棍要饭的孩子，苦大仇深，心明眼亮。自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，挥动巨笔，题下了金光闪闪的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七个大字后，马志坚象战士听到了战斗号角，一心扑到了海河工地上。几年来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他在这风雪泥沙的工地上，转战千里，由一个普通的民工，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，成为一个民兵连的连长。这次他外出开了整整七天的会，今

天回到连队，就听他的“老参谋”炊事班长“百事管”说起了一、二排发生界墙的事。“百事管”就是管事多，他对这事的根根梢梢都摸得一清二楚，讲得明明白白。老马听完后，又找到一、二排的病号作了调查，心里有了谱，就挑起水桶来到了工地。

民兵们围着老马问这问那，可是老马一边回答着，一边用眼睛搜寻王二虎和李大牛。老马说：“同志们先喝水，休息一下。大牛和二虎，走，咱们到机手棚去念叨念叨。”

当他们仨人回到工地上，民兵们已经开始劳动了。老马吹起了哨子，民兵们不到一分钟就集合好，站成了整整齐齐的两排。

老马说：“咱们开个会好不好啊？”

“好啊，”大伙一齐说：“开啥会？”

“开个现场批判会！”老马用手一指说：“这是啥？”

“界墙！”

“不，它是离心墙。”老马说：“有了它咱海河民兵就团结不牢。它是净打自己的小算盘，掰着手指头抢荣誉这些歪风邪气的具体表现……”

“早就该平了它！”一二排的许多民兵喊道。

“说得好哇！”老马赞扬地说。

“呀，闹了半天是说它！这可碍不着俺二排的事。”一个叫小山的民兵说。

“小山，你说啥？如果你面前站着一个美国鬼子，你也说这是一排的敌人，俺不揍他？”